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一	六	二
五	九	八	六

內閣文庫
漢書類
號
冊
架

二	一	六	二
七	五	二	二
四	二	六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86	
冊數	62 (45)		
函號	274	8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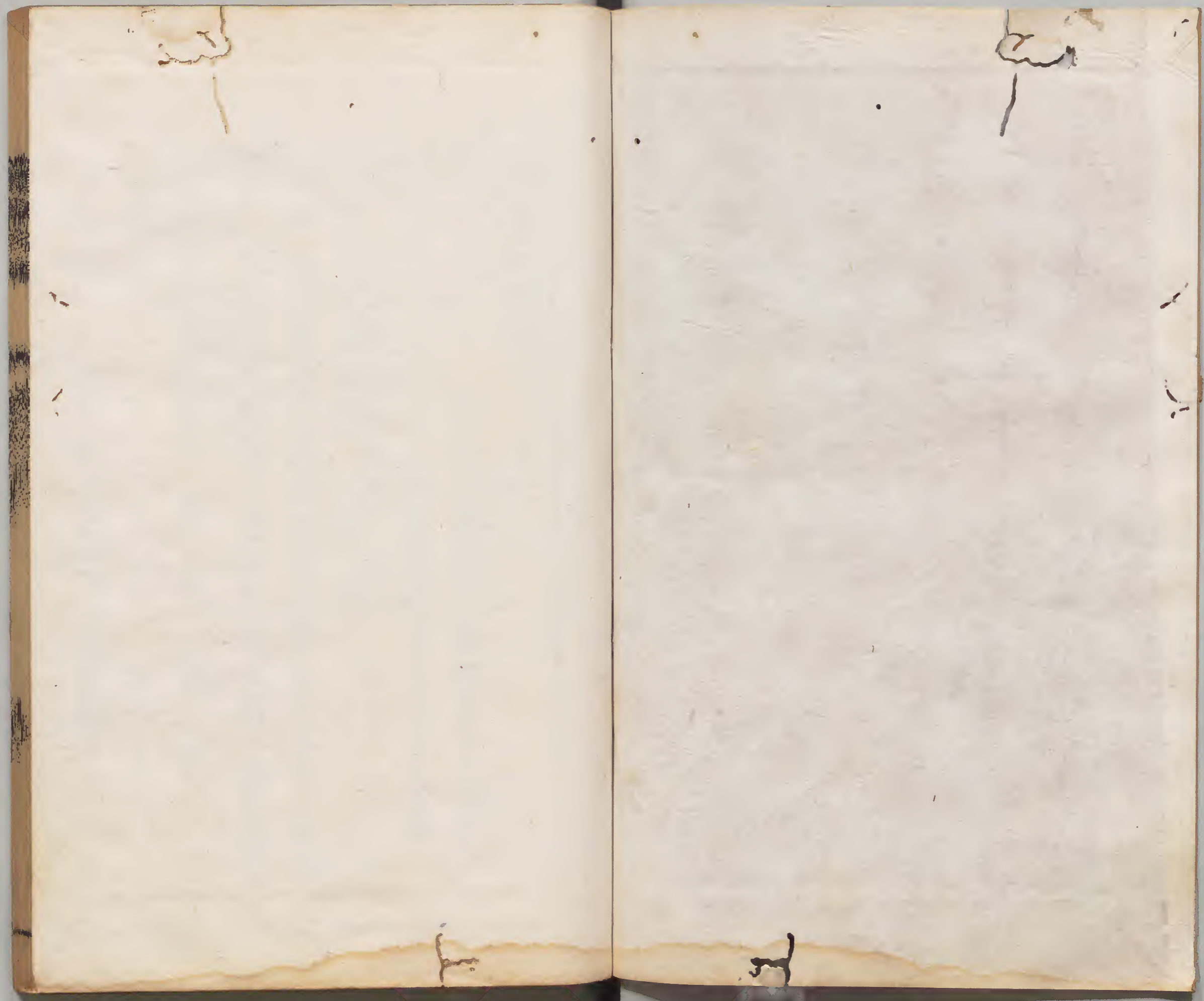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十五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二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侯父叅閱

富國之禮統紀

茶 帑藏 徵收 會計 鹽 鐵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

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事。以租庸調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

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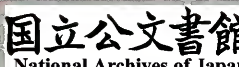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

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顛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



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爲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

周禮。鹽人掌鹽人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唐劉晏爲鹽鐵使。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爲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

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陝西河東。類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唐德宗初。稅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茶囊。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二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唐太宗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宋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

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迺出萬紀。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
 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剝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
 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課。
 宜減三分。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三年罷之。以礬
 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
 緡錢。官以礬償。已上二
十一史

漕運之禮統紀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滌于河。
 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
 州。汭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
 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西傾。因
 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禹貢
 吳城邗溝。通江淮。
 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

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此損漕省卒。上以爲然。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魏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隋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玄宗時。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

運。利便一倍有餘。

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代宗時。劉晏領漕事。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特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

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

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招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至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至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牖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已上二史

屯田之禮統紀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昭帝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畱田便宜十二事。

曹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斷。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懿督兵伐吳。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爲屯田積穀。

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得七萬之衆。五年之食。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領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何承矩為屯田使。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

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

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

已上二
十一史

恤民之禮本紀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堯典

政在養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

非衆罔與守邦。大禹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臯陶謨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子之歌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

民罔以辟四方。太甲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盤庚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康誥

用顧畏于民。若民若有功。召誥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

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無逸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騷牡三千。鄘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

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

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檜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嗒嗒。維此

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洸泉。無浸

獲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

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

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

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

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歎。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柄之

揭。已上小雅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

以謹惓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大雅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

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

用。周禮

省災之禮本紀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堯典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高宗彤日

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

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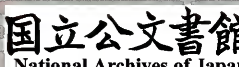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王省惟歲。卿士

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洪範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十月之交

已已。日有食之。胡傳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精曆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隱公三年螟。胡傳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



曰。蠱。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春

秋。書。螟。記。災。也。隱公五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傳曰。震電者陽

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

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

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

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隱公九年

有年。胡傳曰。桓有年。宣大有年。存而不削者。緣二公

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荒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

也。故以為異。特存耳。桓公三年

無冰。胡傳曰。周官凌人之職。頒冰于夏。今仲冬燠而

無冰。則政治縱弛所致。故書。桓公十四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胡傳曰。前

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

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

著矣。莊公七年

冬多麋。胡傳曰。麋多則為異。以其害稼也。害稼則及

人矣。莊公十七年

秋有。或。胡傳曰。或含沙射人。魯人聞于朝。魯史書于策。何也。蓋或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惡氣之應也。莊公十八年

大無麥禾。胡傳曰。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莊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僖公冬

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著其勤也。僖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胡傳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祭於物象之變。亦審矣。僖公十六年

秋大雨。雹。胡傳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靈，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政在大夫，萌於此矣。僖公二十九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曰：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胡傳曰：孛，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象。斗綱紀星也。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後此宋弒昭公，齊弒懿公，晉弒靈公。天之示人

顯矣。文公十四年

秋螽。胡傳曰：宣公虛內事外，去實務華。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冬，蜃生。胡傳曰：始生日蜃。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

饑。胡傳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宣公獨有其二。宣公十五年

冬大有年。程氏曰：宣公弒立，水旱饑饉，史不絕書。是

冬乃有大年。所以為異。宣公十年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劉絢曰：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

月。緩于遷主。言災則不恭自見。成公三年

梁山崩。左傳曰：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

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國主

山川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

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請見之，不可。遂告

而從之。胡傳曰：山川崩竭，當時諸侯未有戒心，故六

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成公五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

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

顓頊之虛也。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壬

午。胡傳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

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昭公十年

大雨雹。季武子問：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水，西陸朝覲

而○出○之○其○藏○冰○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以○風○壯○而○以○風○出○。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昭公十四年

八○月○乙○未○地○震○。左○傳○曰○。萇○弘○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昭公二十三年

有○鸛○鶴○來○巢○。左○傳○曰○。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跣○跣○。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胡○傳○曰○。鸛○鶴○不○踰○濟○。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昭公二十五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僖公十四年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
是展氏有隱慝焉僖公十五年

夏大旱左傳曰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早備也修
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

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早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
饑而不害僖公二十一年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胡傳曰哀公問仲尼曰春秋記
隕霜不殺草何為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

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

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
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夫子書此蓋除惡於微慮患於蚤之意僖公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胡傳曰雨而成冰封著于樹也何
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

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丘
之事成公十六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
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公定

秋宋大水。左傳曰：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洵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莊公十一年

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陰不堪，陽蛇乘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應饑。襄公二十八年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災，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昭公九年

宋衛陳鄭災。左傳曰：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其梓慎，登大庭庫望之。曰：宋衛陳鄭火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亦不復火。方鄭之火也。子產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昭公十年

鄭大水。龍鬪於汜。淵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弗我覲也。龍鬪。我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昭公二十一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誥。不貳其命。若之何。天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乃止。

昭公二十六年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禱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禱。哀公六年

桓宮僖宮災。左傳曰。桓僖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龙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

慎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
 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公父
 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
 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宮辨者。猶拾潘也。孔
 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蓋桓僖親。盡其宮。無以存
 也。哀公二年

冬十有二月。螽。左傳曰季孫聞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火。伏而後螿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哀公十
 二年

